

## 二 賦《詩》言志的雅趣

孔子在論到學《詩》的功用時，曾有過「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之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為」<sup>①</sup>的話。意思是說，假使熟讀《詩經》，卻不能用於處理政務和外交應對，亦是枉然。孔子這樣說，與當時上層社會的文化有密切關係。

在外交活動中，以激言相感

班固《漢書·藝文誌》說：「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，常揖讓之時，必稱《詩》以諭其志。」意思是說，春秋時期，諸侯公卿大夫，常在會盟、宴飲的場合，吟詠《詩經》，或互相讚美，或互相諷刺，或互相規勸，形成一種「賦《詩》言志」的風氣。



《詩經》書影

<sup>①</sup> 《論語·子路》。

《詩經》能夠在外交活動中擔任如此重要的角色，與其自身的內容和形式有關。首先，《詩經》所收的作品，內容豐富，題材多樣，交往、愛情、婚姻、祭祀、宴飲、狩獵、農桑、戰爭等等，幾乎無所不包，可以應用於各層面，作為溝通情感、表達意見的媒介。其次，詩歌特性含蓄、委婉，語言優美精煉，又可以入樂歌唱，較之散文的《易》、《書》更容易記憶和流傳。以《詩》表達自己的意見，既可避免直話直說可能帶來忠言逆耳的後果，又可借所引用詩句的藝術魅力，來巧妙地暗抒己志，把話說得既雍容文雅，又生動有趣。

### 表示友好、請求或諷刺

關於先秦賦《詩》的情況，《左傳》的記載最多，諸子及《國語》也有一些記載。所賦的《詩》，有的取全篇，有的取幾個章節，有的引一兩句話，只要詩中有幾個字與目前情景相符，或是這幾句話的引申義能表達賦詩者的意思就可以了，不拘泥於詩的本義。正如朱自清所說：「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義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而不管全詩用意，就是上下文的意思。」<sup>②</sup>

春秋賦《詩》言志的功用是多方面的，可大略列舉如下：

第一，表達友好的意思。《左傳》魯僖公二十三年（前635年），秦伯接待出奔的晉公子重耳。宴席中，秦伯賦《小雅·六月》中的詩句：「王出于征，以匡王國。」《六月》記載周宣王時，外族侵擾中原，將帥尹吉甫率兵出征，大獲全勝。秦伯以這兩句喻重耳返回晉國後，定能振興國力，並像尹吉甫那樣輔佐天子。秦伯這次賦《詩》，最深層的意義是表達自己支持重耳返回晉國。

第二，表達請求的意思。魯成公二年（前589年），齊、晉兩國發生戰爭，齊國戰敗，便遣使到晉國求和。晉國大臣故意刁難，提出不少苛刻的條件。面對困局，齊國使者賦《商頌·長發》：「敷政優優，百祿是遒。」意思是說，國君若施行寬容的政令，一切的福祿都會歸於他了。在這裏，齊國使者以詩勸勉晉君要以寬厚的態度治國及對待鄰邦。晉君聽後，無言以對。

<sup>②</sup> 《朱自清說詩》，頁21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版。

第三，表達諷刺的意思。魯襄公二十七年（前546年），齊國大夫慶封到魯國聘問，魯國大夫叔孫宴請他。宴飲聚會中，慶封表現不夠恭敬，於是叔孫就賦了《相鼠》一詩，以「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；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」之句，諷刺慶封的失儀。

### 文明韻事，歷代從風

清代學者皮錫瑞盛讚賦《詩》言志，認為：「此為春秋最文明之事。」<sup>③</sup>這種風氣，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世，對《詩》的傳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賦《詩》本身就是詩的傳播方式。當賦《詩》能夠發生實際的政治效應時，習《詩》、用《詩》的風氣便在諸侯國迅速興起，從而《詩》成為時人最為熟知的周王室典籍。卿大夫賦《詩》的方法，也影響到《左傳》的作者以及後世的古典文獻整理者。《左傳》中的「君子曰」即作者的評論部分，大量引用《詩》



《左傳》書影

對所記載的歷史事件加以評論，繼承了卿大夫將《詩》用於政治批評的傳統，從而擴大了原詩的含義。例如：《文王》其中兩句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」，就見於《左傳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賈誼《新書》、《說苑》，以及《漢書》等典籍。古人引用這兩句詩，其目的多有不同。

這種賦《詩》言志的文化，一直流傳後世。時至今天，仍見諸外交活動上。例如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訪時，就常愛引經據典。2006年9月5日，他在中南海接受歐洲媒體採訪時，就吟詠了杜甫《客至》的兩句詩「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為君開」，表達其喜悅心情。

<sup>③</sup> 清·皮錫瑞：《經學通論》卷二。